

貞觀政要

冊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貞觀政要卷第三

戈直集論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于聿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入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而巳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可以須臾之細微之不慎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
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慎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
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己之私盡其身
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家己之私盡其身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

曾音層

煬帝令於士澄捕逐

字令平

聲後同於如

隋將以魏郡降唐

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

隋獄官貳職

張元濟怪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

勝去聲

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

逗音還

延也音

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詔佞苟求悅譽聲平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恆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廣歌帝舜先言股肱

臯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道所以明上下之

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羣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

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

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

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

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

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

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

顏回字

淵閔損字子騫皆稱孔

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

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

魯君名

謂孔子曰有人好忘

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

桀紂之君

丘名孔

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也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則以為帝王比之則

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致致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

王矣致致為惡桀紂之徒也太宗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

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分善與惡之問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問也愚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蹇以自正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音去聲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得高枕而臥

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

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

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缶況陞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貞觀政要卷三三
三
中華書局聚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齊三人皆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

叔為之傅甘心醢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

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

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肝從

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

文泰遏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

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
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是詔侯君集等擊
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
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
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傲戒之言以賢相今觀高昌既平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而傲戒之際尤謹於神欽之一辭蓋敬者在於本原一戒之際尤謹於神欽之一辭蓋敬者在於王授受之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能無怠荒謹終始為人上者皆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縉衣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皋陶賡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

夫音扶後同

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

音旅

外竭股肱和若鹽梅

商書高宗命傅說曰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固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轡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

媵音胤垓音該伊姓尹字也伊尹名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蓋戰國時有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

策干項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為舊君反服古歟為去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

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

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

崔杼弑齊莊公

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

爲去聲後同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

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

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告齊宣王之辭

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

主者

爲如字後同

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與經綸

與音預

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

處上聲

爲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去聲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聞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禮曲禮篇之辭

若憎而不知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禮曲禮篇之辭

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巧言篇之辭

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

長音掌後同

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荀卿子

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

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

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

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

乘平聲

大臣失其

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

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

難如字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

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
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
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
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
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
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
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
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經衣上下相疑
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

三至而不投杼者

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

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

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

王之投待洛臣竊思度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

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

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

君爲堯舜臣爲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

數五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

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

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

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

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

皇人皇未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

以偏聽小謀蔽大鮮有遠謀近此人君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

知此然後能任此君子去小入納忠諫察奸言以太

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右提則移於小人間數

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間數

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矣

愚按太宗始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

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

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

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

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

之德蔑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兪吁咈於一

堂之上始而克艱之言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

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企

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

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

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

貞觀政要卷二